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列傳二十三

魏徵　子叔玉　叔琬　叔璘　叔瑜

魏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旣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

高麗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
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
窮寇難與爭鋒請愼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
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
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祕書丞
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爲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
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
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
方欲西蹈咸陽北淩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

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眷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已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屬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

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

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卽釋遣思行等仍以啟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卽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

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

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氏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
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
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
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賜絹五百疋鄭仁基息
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
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
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遷
祕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
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閒祕府圖籍粲然具備時高昌王
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
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
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

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遣追止之

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耶答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

德顯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

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樸今當爲鬼爲
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
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
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
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後

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官舍俄
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
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爲禮靖
而輕我宮人卽令案驗湋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
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
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
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

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宫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别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

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

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

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一曰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暴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禍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逾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

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

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

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其三曰（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　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愼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咏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

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旣扇則

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爲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

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愼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愼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

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愼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

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雖在顚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

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

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愼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爲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

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主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愼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於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遭水者嘗謂長孫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

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祗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宫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悅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

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冑奏罪當從執之四五然後赦謂冑曰第守法如此不異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勞人也收地租厚欲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於特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壽以修定

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

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愼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元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祕府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樸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吾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至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

賢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
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北來由
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
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求必
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藏否使
譏俊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
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大之貢
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
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舉情上達今外官
奏事顏色不接開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
中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北
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倣縱欲無事興兵間罪遠
畜親狎者阿旨不肯諫跡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巳
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
口並號闕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
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試也北者疲於徭役闕中之
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還正兵番上復別驅任
市物縱屬於壓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殺不收百姓之
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帷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禍無
門惟人召之人無舉焉妖不妄作今畢燁之災遠被郡

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再難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而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寧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為

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

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罽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肅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逾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

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悲懣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

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晉王奉詔致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愼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

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卿遂停耳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顧至慶善舞則諦玩無斁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痛悼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仆所爲碑顧其家漸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

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至潞州新書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璘禮部侍郎則天時爲酷吏所殺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爲鄭國公叔瑜子華武陽縣男開元初太子右庶子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

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盡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上言圖爲姦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

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貴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爲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新書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列傳二十三

虞世南　　李百藥 子安期

褚亮 劉孝孫　李元道　李守素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

南尚幼哀毁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為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

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於竇建德僞授黄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宏文館學士與房元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宏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祕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

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

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
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太宗欽容謂
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
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
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勇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
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為勍敵皆為我所
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
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
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
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

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
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
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
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
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
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
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
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
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
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舍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謂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

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卭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

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
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
制度頗有減省焉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四太宗後頗好獵世
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
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
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
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
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入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
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

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
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
車再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
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
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
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
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宏文館學士祿賜
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

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翼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睹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

又敕圖其形於凌烟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
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
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
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
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琊之稻並不知
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
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
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
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

尚書牛宏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因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

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旣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歴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

禮部侍郎朝廷將議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宏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厤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締構遇興

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偪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

履將閭子嬰之徒俱敵千乘豈能遊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閒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世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

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强凌弱衆暴寡彊埸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

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巳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冰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

歲久雖咸秩遂用玉帛之名曾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勳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

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
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
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
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
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
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
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
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
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宏奬名教勸
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

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憫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簨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迹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

賜以淸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元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適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宏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樸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於宏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

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新書作三）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

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

子安期

安期幼聰辨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再轉黃門侍郎龍朔中爲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

有事太山詔安期爲朝覲壇碑文安期前後三爲選部頗爲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衆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讐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

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諡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案陳書褚玠傳當作澐新書宰相世系表作漢誤）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祕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確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爲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

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元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元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

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又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

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
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
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
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
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
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虛太
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
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
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
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

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
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旁通以昆彭之
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元覽神武應期撥亂
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
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其損益不同沿
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
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
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
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
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

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尋坐與楊元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爲元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徧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爲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

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畢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耶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

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
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塡坑
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
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
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
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
讌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
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
中允貞觀元年爲宏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
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

爵為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於家太宗幸遼東亮子
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
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
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
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
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
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長子遂賢守雍
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旣平寇亂留意儒學乃
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
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

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
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
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
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
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
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
亮爲之像贊號十八學士寫眞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
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
軍國務靜參謁歸沐卽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
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顏相時兄師古蘇勗兄

子幹

劉孝孫者荆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沒於王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錄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元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祖瑾魏

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元道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爲記室及密破爲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囚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元道顏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爲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元道爲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爲非法元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出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元道因放遣

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元齡即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元道坐流嶲州未幾徵還爲常州刺史在職淸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爲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爲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新書作肉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

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目公旣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目倉曹爲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庾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甜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知所奉

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爲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贊曰猗與文皇還遊滌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燿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三